

中国帝王后妃外传

ZHONGGUODIWANGHOUFEIWAIZHUAN

那王渊退朝后，乘着肩舆，哼着小曲，打道回府，刚出城，桥下的伏兵一拥而上，将他拖落在地，刘正彦手起刀落，将王渊的脑袋砍下，然后，带兵直逼宫门，下令分头搜捕宦官，共斩杀了一百多名宦官。宦官康履听说有将领降变，连滚带爬地去报告高宗，高宗吓得浑身发抖，不知如何是好？

【宋代卷】下



董铁松●编著
吉林文史出版社

lc22
119.2



中国帝王后妃外传

ZHONGGUODIWANGHOUHUIWAIZHUAN

【宋代卷】下

主编 ● 王钟翰 副主编 ● 宋衍申 臧治亭

董铁松 ● 编著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帝王后妃外传·宋代卷/董铁松著. —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 1994. 1 (2007. 12 重印)

ISBN 978-7-80528-769-0

I. 中... II. 董... III. 中国—古代史—宋代—通俗读物 IV. K220. 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59166 号

Zhongguo Diwanghoufei Waizhuan · Songdaijuan

中国帝王后妃外传·宋代卷 (下卷)

董铁松 编著

责任编辑: 王桂兰

封面设计: 大象设计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640mm×920mm 16 开本 11 印张 125 千字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)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

北京铁建印刷厂 印数: 10 260—11 260 册 全套定价: 85.00 元

ISBN 978-7-80528-769-0

目 录

二十三 蛾眉不让须眉祸 (143)

有一天，孟皇后带领妃嫔们朝拜景灵宫，朝拜礼结束了，孟皇后就坐下歇息，妃嫔们都站立在她左右，唯独刘婕妤轻挪慢踱地向帘后退去；孟皇后看见她傲慢的样子，也未加理会，没有张口叫她。偏偏侍女陈迎儿，口齿伶俐，不管妥不妥，便大声问道：“帘下何人？为什么一个人站在哪儿？”

二十四 柔弱如水胜刚强 (151)

第二天，蔡京入朝，见党碑被毁，就质问徽宗。徽宗说：“朕想对党人过于严苛，应该宽大一些，所以毁掉了碑石。”蔡京听罢，厉声说道：“碑石可以毁掉，但他们的罪名不能取消！”这一语声响彻朝堂，朝臣都禁不住惊异起来，就连徽宗也瞧了瞧蔡京，默默地露出怒容。

二十五 花街柳巷赛后宫 (158)

酒过三巡，李师师振起娇喉，唱了几出小曲，更觉令人心醉。徽宗目不转睛地瞧着李师师，李师师也眉目含情，浅挑微逗。蔡攸、王黼在一旁不时地插科打诨，活跃气氛，渐渐地便流出蝶褒的话来，谑浪笑傲，毫无

顾忌。待到夜深更阑，方才罢席。此时徽宗还是两眼出神地望着李师师，丝毫没有回去的意思。

二十六 亦真亦幻堕迷渊 (166)

当时盛暑，宫中特别闷热，徽宗令他唤风唤雨，他便披发执剑，望空拜祷，口中念念有词。装了几刻钟，果然黑云四集，蔽日成阴，他向空一撒手，顿时雷声轰鸣，大雨立施，宫中变得凉爽多了。约有三五刻时候，雨即停止，依然朗日晴天。最可怪的是，雨点降下，统是浊流，而且宫门外连一滴雨也未下。

二十七 道君不及娼优烈 (174)

真珠本是个好色之徒，他见李师师好似那春桃凝香，又如带雨梨花，倍加怜惜，掩饰不住那婪贪的奸笑，用淫邪的目光盯了她好一会儿，就命令李师师与他同乘一车，还对李师师花言巧语地劝慰了一番。车轮轧轧地滚动了，越滚越快，李师师的心也随着那飞转的车轮一样，不停地翻滚着。

二十八 “宝轮”“六甲”镇兵灾 (182)

徽宗在惊慌之余，猛然想起了“神宵宝轮”的事来，忙问林灵素道：“林爱卿，你不是说‘神宵宝轮’可以镇住兵灾吗？如此紧迫之际，何不派上用场？”神宵宝轮的事，本是林灵素信口胡诌来蒙骗徽宗的，林灵素本未在意，不料徽宗急来抱佛脚，竟想起了这档子事。林灵素颇为诡巧，顺水推舟地说道：“若是没有陛下提醒，我恐怕要误大事哩！”

二十九 逞智勇奇女救高宗 (189)

这天傍晚，叛乱的士兵包围了高宗居住的营帐，咒

骂着，叫喊着，要杀掉高宗。此时，高宗正坐在帐内，为前线败溃的事发愁，听到嘈杂声，料知有变，吓得浑身发抖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吴氏见到这种情况，镇定地对高宗说：“陛下！事已至此，怕也无用，陛下不妨先藏起来，待我将他们引走。”

三十 庸主偷安失帝位 (197)

那王渊退朝后，乘着肩舆，哼着小曲，打道回府，刚出城，桥下的伏兵一拥而上，将他拖落在地，刘正彦手起刀落，将王渊的脑袋砍下，然后，带兵直逼宫门，下令分头搜捕宦官，共斩杀了一百多名宦官。宦官康履听说有将领哗变，连滚带爬地去报告高宗，高宗吓得浑身发抖，不知如何是好？

三十一 居尊无私德亦隆 (206)

她已估料到自己活不了多久了，吃力地对榻前的人说：“我——我这个老婆——婆子要——要不行了！”当时正赶上朝廷要举行郊祀礼，吴氏知道后，挣扎着要爬起来去参加，并且说：“皇——皇上举——举行郊祀，切不可因为我而扰乱——了——大——典！”

三十二 痴情郎虚宫待佳人 (214)

康王拉着邢氏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多亏夫人为我祈祷，我才得以摆脱病魔，痊愈如初！夫人有恩不言，有功不居，真是贤德过人，令我永志不忘！”听了康王的话，邢氏谦恭地说道：“王爷贵体患疾，亲罹苦楚，妾深感不安，一时无所措手足，才为王爷向佛主祈祷；妾无才无德，怎能感动佛主？”

三十三 耍风流刘婉仪被废 (221)

刘婉仪被高宗训斥了一顿，哭泣了好长时间，好几天都愁眉不展，郁郁寡欢。高宗见了，禁不住有些后悔。于是，和颜悦色地劝慰她，高宗对她说：“爱卿还为前事闷气吗？都是朕不好，不该发那么大的脾气！”见刘婉仪还不高兴，反倒又流下泪来，高宗继续说道：“爱卿天生丽质，独具芬芳，天下有谁能和爱卿相媲美呢？”

三十四 大江好涉河难渡 (228)

刘氏见自己如此受到皇上的宠幸，分外欣喜，当着侍从的面儿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从前的愿望终于实现了，这也是老天保佑我啊！”她对着芭蕉树，默默地祈祷说：“芭蕉树呀芭蕉树，你快地长大吧！有光，有水，你一定长得又高又大，愿我也和你一样，遭逢机缘，出人头地！”

三十五 慕虚荣劝弟休丑妻 (234)

夏皇后一见弟媳，吓得激凌凌打个冷颤，好半天才稳定下来。夏皇后心想：“弟弟怎么能娶这样的女人为妻，真是羞臊死了，连我这个做姐姐的脸上也没有光彩！”想着想着，就不再瞧那黑女人，黑女人说了几句初次见面的客套话，夏皇后也只用鼻子哼应着。

三十六 溺墨黑心无孝意 (241)

陈傅良大着胆子，跟了进去。李后对陈傅良怒目呵斥道：“此地是何处？尔等秀才这般无礼，不怕砍头吗？”陈傅良见李后血口喷人，倒打一耙，无可奈何，只好放手，竟哭着退到殿下。李后要刁摆赖，更逼近一步，派内侍出来诘问道：“无故恸哭，是何道理？”

三十七 持玩偶悍妇炽焰高 (248)

不一会儿，光宗醒来，呼内侍进茗，因内侍报告说，寿皇来了，光宗矍然惊起，下床叩拜。寿皇见他身体瘦弱，面无血色，倍加怜恤，令他到床上躺下。还询问他的病情，才讲三两句，忽从外面进来一人，形色甚是仓皇……

三十八 亲权贵柔媚取皇恩 (256)

杨贵妃一边给宁宗脱衣，一边娇娇细语道：“妾今日与陛下宴饮，甚觉快意，只怕要惹出异议呢！陛下若能册立妾为继后，妾朝夕侍奉陛下，岂不事得两全吗？”宁宗醉意醺醺，含含糊糊地说，“这有何难？还不是朕一句话！”杨贵妃就势倚在宁宗怀中，喃喃地说：“陛下金口玉言，世人皆知，可口说无凭，谁能认可？”

三十九 泄私愤谋杀权臣 (262)

第三天，韩侂胄要上朝时，周筠急忙挡住他，把探来的消息告诉了他，韩侂胄没等周筠把事情说完，就狂笑着指着周筠说道：“你这小子尽是捕风捉影，吓唬我韩侂胄，我韩侂胄放个屁也够他们哆嗦三天的，想要谋害我，谁敢？谁敢？简直是欺人之谈！”于是，登车而去。

四十 换皇子不得安生 (270)

这年十二月，杨太后感到身体不适，头晕目眩，还没有气力，经常做梦，在梦里总是遇见宁宗皇帝，宁宗皇帝总是瞪着双眼，斥责她违弃圣恩，擅换皇子！杨太后每次梦醒，都大汗淋漓，没多久，就虚弱不堪。临死前，她还在做着噩梦，含含糊糊地念叨着：“先帝，原谅我……换……换皇子……我……我也不……不情愿！”

四十一 不动声色自主张 (276)

贾涉的女儿长的颇有姿色，而且还聪明伶俐，善解人意。理宗对她很满意，一心想册立她为皇后，可杨太后不知怀有什么想法，竟摆出圣命不可违的架势，对理宗严肃地说道：“谢女端庄稳重，理当位居中宫。”理宗对此一千个不愿意，但又不好执拗，只好册立谢女为后，封贾女为贵妃。

四十二 主中宫贵不逢时 (282)

全氏入宫后，理宗对她说：“你父亲全昭孙，在宝祐年间为国殉职，每想起此事，朕的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沉重！你父亲确实是一位难得的忠臣啊！值得人们怀念！”全氏听了，泪光莹莹，若有所思地对理宗说：“臣妾的父亲，忠于朝廷，可眼下外敌强凌，百姓背井离乡，更值得挂念啊！”

四十三 老妇忠心难撑颓厦 (288)

谢太后伤心痛极，她把未逃的大臣召到殿前，泪流满面地说：“我大宋朝廷靠着仁君贤臣，维持了三百多年，待大臣和士人并不薄，慈恩广布，厚禄复加，可眼下，我与幼主正逢危难之秋，冀各位死力扶助，你们这些臣僚却推三挡四，不肯尽心，不能献出一条计策来拯救朝廷的危急，你们能对得起朝廷对你们的大恩大德吗？”

二十三 蛾眉不让须眉祸

有一天，孟皇后带领妃嫔们朝拜景灵宫，朝拜礼结束了，孟皇后就坐下歇息，妃嫔们都站立在她左右，唯独刘婕妤轻挪慢踱地向帘后退去；孟皇后看见她傲慢的样子，也未加理会，没有张口叫她。偏偏侍女陈迎儿，口齿伶俐，不管妥不妥，便大声问道：“帘下何人？为什么一个人站在哪儿？”

要说哲宗（赵煦）十七岁就有了皇后，还得归功于英宗高皇后和神宗向皇后。神宗驾崩后，太皇太后（英宗高皇后）和皇太后（神宗向皇后）两人对朝政多有执掌，并尽心地照顾培养幼主哲宗。元祐七年（1092），哲宗年已十七岁了，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便留意为他选后的事，曾多次网罗世家大族的女子，入宫备选，每次都有一百多人。其中有眉州防御使兼马军都虞侯孟元孙女。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见她相貌端庄，温顺贤慧，便教她在宫中言谈举止的礼数，她学得格外用心，小心翼翼，没有一点违拗，因此越来越得两后的欢心。当时她只有十六岁，与哲宗年龄相当，两后便有意立她为皇后。没隔多久，

便举行大礼，正式册封她（孟氏）为皇后。完婚的次日，哲宗和孟皇后两人就去朝见太皇太后、皇太后，并参见皇太妃。过了三天，又再次拜见太皇太后。太皇太后对哲宗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得到一贤内助，关系非同小可，你应该耐心地接受她的启化和劝说，效法古时候帝王的美德，如此也算没有辜负我的厚望了。”等哲宗和孟皇后退出后，太皇太后叹息着说：“此人（孟皇后）贤淑，皇上不会发生意外，只恐怕她福分浅薄，他日国家有事，免不了由她受祸哩。”太皇太后说这话，并非一点根据也没有，想那孟后容不胜德，姿色不过中人，哲宗年少好色，难免心怀不足，说不上后宫就会发生不测之事。的确，哲宗见孟皇后相貌和常人一般，并不怎么耐看，就想寻觅几个有姿有色的女子为欢。恰巧侍女中有个姓刘的，生得轻秊合度，修短适宜，而且面容艳若芙蓉，腰身纤如杨柳，既可与褒姒、昭君媲美，又令杨玉环、赵飞燕稍逊风骚。哲宗见此天生尤物，岂肯轻易放过？便叫她列入嫔御，后又进封她为婕妤。

刘婕妤仗着皇上的宠幸，在后宫飞扬跋扈，好不骄横。她经常擅作主张，坏乱宫规，就连孟皇后，她也不放在眼里。孟皇后性情温和贤慧，从不与她斤斤计较，争长论短。只是宫中侍女，从一旁冷眼相视，见刘婕妤倨傲无礼，常常为孟皇后抱不平。有一天，孟皇后带领妃嫔们朝拜景灵宫，朝拜礼结束了，孟皇后就坐下歇息，妃嫔们都站立在她左右，唯独刘婕妤轻挪慢踱地向帘后退去；孟皇后看见她傲慢的样子，也未加理会，没有张口叫她。偏偏侍女陈迎儿，口齿伶俐，不管妥不妥，便大声问道：“帘下何人？为什么一个人站在那儿？”刘婕妤听了，非但不肯过来，反竖起柳眉，怒视着陈迎儿，并用她那两只三寸金莲很响地踱了两下地；猛然又扭转娇躯，背后站着。陈迎儿想要再呵她几句，见孟

皇后瞪了自己一眼，便不敢作声了。等到孟皇后返向宫中，刘婕妤也和其他妃嫔一起，随后回宫，杏脸上还带着三分怒意。不久，又到了冬至时节，按着宫中惯例，孟皇后带领众妃嫔去拜见太后。一行人到了隆祐宫，太后还没有上殿，大家暂时在殿下就座，等候太后上殿。按着规矩，只有皇后才能坐朱漆金饰的椅子，妃嫔不能坐与皇后同样的椅子，这次当然也不能破了惯例；大家都坐下了，偏偏刘婕妤闷闷不乐地立在一旁，不肯坐下。内侍（宦官）郝随见刘婕妤这副样子，似乎明白了她的微意，讨好地撤去了原来的椅子，换来一个和皇后所坐相同的朱漆金饰的椅子，刘婕妤斜眼瞥了孟皇后一下，“哼”着坐下了。她刚坐定，忽听有人传呼道：“皇太后上殿！”孟后和妃嫔们，立刻起身站立，刘婕妤也只好起身。哪知站了好一会儿，却不见太后上殿，后妃等都是莲足，不堪久立，便陆续坐下。刘婕妤也向下坐去，不料坐了个空，一时收缩不住，顺势仰天跌了一跤。宦官郝随连忙近身扶她，只见刘婕妤已是玉山颓倒，云鬓蓬松了，恐怕玉臀也变成了杏脸，她手捂着臀部，踉跄也摇晃着身体，“唉哟，唉哟”地叫了好几声。妃嫔们见了，都你看看我，我瞧瞧你地偷着笑起来，连孟皇后也觉得有些忍俊不禁。此时的刘婕妤，惊愤交集，脸涨得通红，有些发紫，这般羞辱，如何忍耐得住？怎奈太后宫中，不便发作，只好咬住银牙，强忍着，但眼中的泪珠，已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。她心中暗想：“这明明是皇后耍的把戏，暗地里唆使侍从设了这个圈套，诈称太后出殿，引诱我站起来，悄悄地令人把椅子撤到一边儿，使我猝不及防，摔倒在地，这个耻辱，我怎么也得报复！千刀刮的孟皇后，你等着吧，别看你现在洋洋得意，我总有一天要把你弄个死去活来，好出我胸中的恶气。”当下命侍女为她整了整衣饰，梳理一下鬓鬟，草草就绪，那向太后已走上殿来，坐在

座位上，笑呵呵地接受后妃们的朝拜。朝拜结束后，孟皇后带着妃嫔便回宫了。

且说那刘婕妤踉踉跄跄地回到宫里，余恨未消。宦官郝随从旁劝慰道：“娘娘不必过于伤心，千条万路通天堂，娘娘若能早些为皇上生个龙子，不怕皇后宝座不归娘娘。”刘婕妤恨恨地说到：“有我无她，有她无我，我总要跟她比个高低上下。”正说着，恰巧哲宗进来，刘婕妤装作没看见，不上前接驾，直到哲宗走到身边，才慢慢地站起身来，而且一句话也不说。哲宗仔细一瞧，见她眼里含着泪滴，两肩不住地耸动，不由得非常惊讶地问道：“今天是冬至令节，朝见太后，想必是太后有什么斥责？”她呜咽道：“太后有训，理所当从，怎敢生气？”“那还有谁能惹着你呢？”她见皇上关切地询问自己，陡然跪下，连哭带泣地说道：“妾，妾被人家欺负死了。”哲宗道：“有朕在此，何人敢来欺负？卿且起来，好好把事情告诉朕，朕为卿作主。”她只是哭泣着，索性一声不答。郝随见此情景，忙从旁跪奏，讲了大致的情况，并一口咬定是孟皇后的阴谋。哲宗疑惑地说：“皇后处事小心谨慎，一切皆按宫规为之，不至于有这种事情吧。”刘婕妤当即接口道：“都是妾的不是，望皇上把妾撵出宫去。”说到“宫”字，竟枕着哲宗的膝盖，一味娇啼。俗话说得好：“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。”自古以来，无论什么男儿好汉，即使有钢铁般的心肠，一经娇妻美妾，朝诉暮啼，也都化为绕指柔了。况且哲宗又是好色之辈，平时宠爱的就是刘婕妤，看她愁眉泪眼，仿佛一枝带雨梨花，哪有不怜惜的道理？于是软语温存，好言劝慰，好歹把刘婕妤的悲声止住了，哲宗把她扶到一旁坐下，唤内侍取来酒菜，便与刘婕妤对饮消愁，待到酒酣耳热时，已是夜色沉沉。当晚，哲宗就在

她这里下榻了，除了艳语浓情之外，无非就是领会谗言和解脱欲火罢了。

尽管刘婕妤对哲宗说了很多谗言，可哲宗始终是半信半疑，所以事情就算过去了。刘婕妤见皇上没什么举动，便也不再哀求，只是默默地寻找时机，以求一逞。虽说刘婕妤待机复仇，度日如年，可机会终于给她抓住了。孟皇后的女儿福庆公主，好好的，突然得了一种奇怪的病，请了许多医家给她看，都不见病情转好。孟后有个姐姐，颇晓一些医理，曾经给孟皇后治过病，所以得以毫无避忌地出入宫中。公主也令她诊治，终无起色。她穷极无法，便采用道家用符水给人治病的办法，给公主治疗。孟皇后一见，惊讶地告诉姐姐说：“姐姐不知道宫中禁严，与外面不同吗？如果坏人乘机造谣中伤，那祸患可就惹大了。”于是，令身边的人把治病的纸符藏起来，等哲宗进宫时，孟皇后还和他讲明了原委。哲宗很开通地说道：“这也是人之常情，她无非要快点治好公主的病，所以产生了这种想法。”孟皇后当即令身边的人把纸符拿出来，当着哲宗的面烧掉了。总道是向皇上言明心迹，已没什么后患了。谁料宫中却出现了很多谣言，不断地扩散着。没有多久，孟皇后的养母又任从宣夫人燕氏，及女尼法端、供奉官王坚，为孟皇后祈祷。宦官郝随等人捕风捉影，专找孟皇后的茬儿，闻听这些消息，就密奏哲宗，只说后宫装神弄鬼，恐怕有内变。单单是装神弄鬼也就罢了，但发生内变可怎么得了，这是关涉到皇位能否坐得住的大问题。于是，哲宗也不察真伪，就命令内侍押班（宦官头目）梁从政与皇城司（官署名。掌出入皇城、拱卫皇城以及侦察臣民之事）的苏珪等人，逮捕了三十多名宦官和宫妾，严加究治。梁、苏两人，内受宦官郝随的贿赂和煽动，外受朝臣章惇指使，竟滥用刑罚，对抓起来的这些人尽情拷打，把有的人的

胳膊和腿都给打断了。孟后待下属一向宽容、体恤，宦官和宫妾都感戴她的恩德，哪里肯胡说妄言，使皇后受冤，见梁、苏等人一味用严刑逼供，想得到关于皇后的口实，免不了要反唇相讥，骂个痛快淋漓。这可惹恼了苏珪和梁从政，他们下令，把大骂不止，不肯招供的人的舌头割掉。尽管如此，也还是没弄出一点儿口供。梁、苏两人枉费心机，只好捏造一些假口供，向哲宗奏报。哲宗让侍御史（官名，属御史台，掌司法。）董敦逸重新提审人犯，记录口供。董敦逸见罪人登庭，都是奄奄一息的，连话都不能说，不但难以审讯，而且也感到惨相惊心，目不忍视。郝随为防止董敦逸翻案，到他的府上，对他吓唬一番。董敦逸也怕殃及自己，就草草地在原来的案录上增添一些无关大旨的虚词浮句，向哲宗奏报，交差了事。哲宗见罪证确凿，便颁下诏书，废掉孟皇后，让孟皇后迁居瑶华宫，赐号华阳教主玉清静妙仙师，法名冲真。从此，孟皇后成了道家中人。这正是：心是明镜台，不料惹尘埃，多少繁华梦，醒时不再来。

废掉孟皇后的这年冬天，天忽然转热，使很多身体不好的人都患了病，不久又阴霾四塞，雷电交下。人们都格外惊骇，议论纷纷。有人说，这是圣上不明，大兴冤狱所致，老天以此警戒人君。要说贼人胆虚，一点不假。董敦逸不如章惇、梁从政、苏珪等人，毕竟是个不谙天人之理的嫩雏，轰隆隆的深冬雷声，把他吓得东躲西藏，生怕雷公击碎他的脑壳，并开始对自己虚复案录的做法感到后悔。想来想去，觉得应该上书皇上，使皇上重审此案。他在上书中说：“中宫之废，事出有因，情有可察。臣观天变人情，皆不想废后。臣曾奉诏重审案供，仓猝复奏，恐未免致误，将得罪天下后世，愿皇上复核真伪，然后定案。如有冤情，臣愿受罪！”哲宗看了董敦逸的上书，颇感疑惑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董敦

逸反复无常，真令人费解。”次日上朝，对宰相说：“董敦逸未能尽职尽责，不能再让他呆在现在的职位上了。”宰相曾布深晓皇后之案的来龙去脉，便审慎地答道：“皇上本因皇后一案干系重大，由身边的人审讯，恐怕难以置信，所以特地命董敦逸复审口供，现在要贬他的录问官，如何令朝廷内外信服呢？”哲宗听了曾布深的话，才肯对董敦逸罢手。其实，哲宗思前想后，心里也明白了几分，认为皇后一案，是章惇和宫内的人串通勾结搞的鬼，孟皇后着实冤枉。可又一想，捕人、审讯乃至废掉皇后，哪个诏令，不是自己下达的呢？要是收回成命，究奸人，复后位，理是顺了，冤是平了，可自己今后又怎能从容地位居人主，对臣民发号施令了呢？金口玉言也构冤狱，谁还能百依百顺服从圣旨呢？再说刘婕妤仪态万方，也真是可人，怎忍心将她逐出宫门呢？于是，哲宗索性将错就错，想要以贬黜董敦逸来阻止朝廷内外纷议，只是宰相一番言语，使他深知，如此办理，将是欲盖弥彰，便打消了念头。哲宗后悔自己当初不该轻信宦官郝随的滥言，不该废掉俯首帖耳的孟皇后，可一切都晚了，熟米难再作种！哲宗私下怨悔地自语道：“都是章惇坏了我的名声！”

且说那刘婕妤闻听孟皇后已被废掉，愁容换欣颜，乐得合不拢嘴，喜得唧唧喳喳，整日眼巴巴地盼着册封使臣早日到来，好上那已凉了多时的皇后宝座，偏偏久无音讯。你想，朝廷内外议论纷纷，哲宗纵是色胆包天，也不敢让她马上乘着孟后的余温，坐到皇后位上。怎奈刘婕妤叨叨絮语，恰恰情声，把哲宗搞得昏头昏脑，哲宗又不肯面对冷颜粉脂，拖了很长时间，才将刘婕妤晋封为贤妃。这正是：贤妃不贤，口重语咸，皇上偏吃，虽苦也甜。

古来多有女祸乱朝亡国之说，世人信以为真。孰不知，柔柔

娇躯，绵绵怯力，怎能乱朝？又怎能亡国呢？以孟皇后一案为说，即便有刘婕妤窃窃小计，若不是皇上色令智昏，轻信谗言，若不是章惇勾串爪牙，趁机为奸，央央大事，怎会唾手可成呢？请张耳听问，是蛾眉乱还是须眉祸呢？